



非遗 撷英

社火闹新春 非遗过大年



锦绣中国年

景泰滚灯是历史上移民大迁徙的铭记。明代中后期,当地形成了这样的社会格局雏形:芦阳、永泰、红水等地很多人祖上为兵户,坚城固堡内外,人们从事贩卖、耕织、货运、棧店经营等较为固定的生活,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中泉、寺滩等部分人的先祖跟随明朝肃王镇守西北来陇,辗转至此而安家落户;五佛及沿黄地带的祖先为明代人口大迁徙时,从山西迁入,在这些地区有先民从山西大柳树迁徙而来的传说;芦阳镇芳草村大多数从兰州条城(今榆中青城)迁徙而来,正路乡多为河州及永登移民。

移民迁徙给景泰带来了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繁荣,也把一些地区的文化传播到了景泰,这种文化的传播都是通过移民的风俗习惯、饮食习惯、生产方式等潜移默化地和景泰当地的习俗结合而形成新的地域文化,这种新的地域特色文化在景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景泰滚灯俗称滚花灯,是景泰传统的民间舞蹈。据史料记载,明长城一线设烽火台传递军情,昼夜分别用狼烟和灯火进行通讯。后来讯号灯火流传到民间,逐渐由手执变为就地滚动,形成了“从古老城墙上走下的舞蹈”——景泰滚灯,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每逢重大节日,当地老百姓便组成威武雄壮的滚花灯队伍,只见灯舞如花海,人走如龙腾,声势浩大,气势磅礴。

景泰滚灯由灯架、花灯及灯芯三部分组成。初期灯架、灯芯托盘及转轴皆为木制,花灯由竹条或柳条编织而成,后来改成藤条骨架。经多次改进,花灯制作现已发展到第三代,所用骨架又改为高碳钢、不锈钢等框架,上糊彩纸,更加操作灵活、结实耐用。花灯状若绣球,由六个大圈、八个中圈及六个小圈构成。先用六个大圈组成正六面体,再在其八个“角”上各扎一个中圈,最后在余下的六个空中各扎一个小圈,从而组成一个完整的“绣球”;其圈六大大寓意团圆圆满;八个中圈喻示吉祥如意。花灯外表为红绿黄三色彩纸,其中灯芯为自制粗芯蜡烛,象征着生活和和



景泰滚灯

美美、红红火火;花灯周围以两条宽竹圈做轴(现已改为钢筋条),便于固定并滚动花灯。表演者手推景泰滚灯,扭曲跃动,或走或奔、或守或攻、或合或离、或进或退;猛如蛟龙出海,势如排山倒海;守如徐风澹月,围如电光石火;分似银瓶乍裂,收如百鸟投林。在方圆百步之间,收发自如,辗转腾挪;闻鼓而动,鸣锣而收。人逐灯走,灯随人舞,舞动间步履如飞、形影交错,犹如五彩斑斓的长龙伸展屈卷,往复盘旋,别有情趣。在夜晚表演时,只见花灯舞动如花飞彩、倏忽闪烁;花灯映着人影,虚实变幻,隐隐有暗香浮动,流光溢彩,引人入胜。

传统滚灯舞蹈表演前,要诚邀当地两位德高望重、子孙满堂的老人扮演春官爷爷和春官奶奶。一支景泰滚灯队伍由26人组成,其中24人分两排手推特制的景泰滚灯,前方有两人并排前导。在过去,前方两人一个手执拨浪鼓,击鼓发声,队伍以鼓点节奏前行;另一个为“高药师”(意为高明的医生),手捧药葫芦或执八卦灯,以“寸寸步”(小步走)示范、引导步伐。由于表演节奏由慢至快、由简至繁,队伍又拉得很长,使得队伍前后人员的步伐快慢有很大不同,因而有“前面寸寸步,后面狗撵兔”之说。

景泰滚灯的表演,通过让人眼花缭乱的排兵布阵,充分体现了这一民间舞蹈的独特魅力。景泰滚灯以其绣球状的构造,“纸包火”的绝活,“排兵布阵”的独特表演形式,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滚灯表演为“跑阵”,以阵表现各种场景。表演时先“四门探”,然后布四门兜底阵,亦称“龙门阵”,排列阵势,表现强大战斗力。接着布“一字长蛇阵”“迷魂阵”(俗称蒜

辫子)、“八卦阵”,穿插往返。最后是包围阵、“二龙戏珠阵”(俗称蛇抱蛋)的战斗高潮:螺旋状行进,越缠越密、越抱越紧,继续聚集。在表演最后收兵回营时,两队滚灯相抵于空中结彩门,举灯欢庆。彩灯滚动时如一条五彩斑斓的长龙,扭曲跃动,回头摆尾,往复盘旋,交相辉映,生动表现了古时行军打仗时探营、布阵、对垒、厮杀及得胜回营等场景。这种寓战阵于舞蹈的非遗文化,是边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景泰滚灯既在民族融合、移民迁徙中演变,也在边塞军旅、神社祭祀中发展,更在先民的劳动生产中壮大。景泰非遗折射出当地历史和民族、军事、社会发展的风采,是独具特色的景泰记忆。2017年4月,景泰滚灯被列入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驾。沿途,有热情的观众鸣炮挂红,表达谢意。

高抬制作精细,结构复杂,堪称一门集戏剧和力学、建筑、花卉制作、装饰等工艺为一体的立体造型艺术。人们根据故事情节所需,用木椽扎架,或用钢筋、钢管焊接成各种造型的骨架,然后,取一神话传说或历史典故中的情节,装扮人物,再用彩条、绸布扎造山水、花木、禽兽或器物,乔装掩饰,伪装铁柱,使整个造型不漏破绽。装扮内容大多为《三打白骨精》《花园卖水》《哪吒闹海》《劈山救母》《嫦娥奔月》《天官赐福》等。高抬装扮,服装要崭新合体,色彩要鲜艳强烈,人物化妆要干净俊美,扎绑要周正平整。装扮的人物悬在空中,或挥动衣袖,或手执道具,虽然不是舞台表演,却有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给观众无边的想象。

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庄浪高抬的表演形式经历了由人抬、架子车抬、机动车辆载几个阶段,规模由小到大,内容不断丰富,制作更加奇



庄浪高抬 何鹏

庄浪高抬

张科 苏志刚



庄浪高抬

一进入腊月,乡村的年味一天比一天浓了。

和往年一样,庄浪县100多名高抬制作传承人走街串巷,进村入户,又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指导民间艺人制作高抬,为即将到来的正月十二高抬展演作准备。

庄浪高抬源于先秦时期的傩戏。起初,先民在神庙,装扮成各路神仙,跟随乐声,进行表演。随着时间的推移,傩戏已不再是单一的祭祀方式,而是被人们搬进神庙,与公众见面,开始融入百姓的文化生活。因围观者甚多,遮挡视线,影响观赏,人们尝试着把其抬起来表演,就出现了高抬。据《庄浪志略·风俗》载:“立春之先日,迎土牛、扮戏彩,以导芒神,士女竞观。”

每逢正月十二,庄浪民间举办规模盛大的庙会,来纪念修筑水洛城的宋代刘沪将军。当天,四面八方的人拥到县城,观看高抬表演。城乡一百多架高抬,天不亮就到城郊排队,等候演出。上午十时,城内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一片欢腾,高抬按照固定路线,缓

数九天风寒,迎春社火暖。在酒泉市肃州区银达镇西坝村二组杨学兵家宽敞、明亮又素净的客厅里,“漂亮媳妇”、敲鼓手、打锣手、打镲手、“和尚”演员等已说笑好一会儿了。饰演“男一号”丈夫的杨学兵一戴上他的小黑帽,大家就不约而同地起身,按照各自扮演的角色,认真装扮起来。

出了院门,穿过长长的村街巷子来到小广场,杨学兵带领他的“赶驴”表演队准备开始排练。广场的四周早已站满了看热闹的村民。

酒泉的“驴社火”到处都有,全程充满嬉笑与逗耍的喜剧色彩。“赶驴”是社火的一种,突出“赶”的特点。一台“赶驴”最基本的角色只有三个:丈夫、媳妇、和尚。编演中角色的增加要以驴的增加为基础,每增加一头驴,就增加三个角色。表演中,故事的发端、插曲、矛盾、高潮、结尾都基本相同,无论有几头驴,其表演程式大多都不变。

社火“赶驴”的表演是听着鼓点来进行的。鼓点的快与慢、舒与缓、高亢与沉稳,掌握着故事情节的展开、高潮、矛盾、曲折与结局,同时还起到烘托现场气氛、引来观众、激发演员表演情绪的重要作用。有节奏的鼓点配以锣鼓等敲击乐器,使“赶驴”这一富有浓厚民间趣味的社火舞蹈自始至终营造着欢乐的气氛。

基于社火“赶驴”的基本内核不变,给表演者留下自由表演的很大空间,演员可以根据自己对“赶驴”的理解以及现场的感觉随意发挥即兴编创。演员表演创意越多就越受观众的欢迎与喜爱。同一组演员的表演每一次也不尽相同。观众则往往成百上千,若有社火汇演,则数以万计。这也正是“赶驴”的群众性基础。

杨学兵“赶驴”已有三十多年,他的表演不拘形式,洒脱自如,加之滑稽、夸张的装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当地独树一帜。2011年河西社火(赶驴)被列入省级非遗保护项目名录,同年杨学兵被公布为这一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锣鼓敲响,激越高亢,刹那间,熟悉而铿锵的节奏唤起了过年的记忆。“女一号”媳妇怀抱婴儿骑着温顺的小毛驴走在起伏不平的田间小道上。丈夫一会儿跟在毛驴后边,一会儿走在毛驴旁边,一会儿又赶到前边,还时不



河西社火·赶驴 单永生

文化 掠影

《陇南·老山歌》获山花奖

赵璐

近日,中国文联、中国民协、福建省文联、厦门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颁奖典礼举行。由甘肃省民协组织报送的民间文学作品《陇南·老山歌》斩获第十六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文学作品”奖。

《陇南·老山歌》是近年来甘肃原生态山歌抢救、保护方面的一项重要成果,在文化学、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学、歌谣学、艺术学等方面均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该书由西和县杨克栋进行抢救发掘、搜集整理,将陇南山歌从口口相传转为文字传承。全书94万余字,分上下两册共10辑,辑录甘肃3市(陇南、天水、定西)17县的山歌14000余首,山歌曲调31首。

这些山歌和曲调,是作者历经60余年,在众多山歌歌手引吭高歌和亲口讲述中搜集采录到的,是当地劳动群众祖祖辈辈辛勤创作、代代口传心

授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故名“老山歌”。作者在采集、辑录山歌时,语言文字未作刻意修改和变更,内容情节未作刻意删选和取舍,确保了学术研究资料的本真性和完整性。全方位展现了当地群众丰富的感情世界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民间文化留存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忆,为民间文化工作者提供了一份准确的文本资料,也为广大的民间文学爱好者奉献了一座值得在其中流连忘返的陇南民间歌谣“大观园”。

我省民间文艺参评作品在本届“山花奖”评选活动中,除1部民间文学作品集获“优秀民间文学作品”奖外,1部学术专著、1件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分别入围“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两个子项。这些获奖和入围作品,多维度展示了甘肃民间文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扩大了我省民间文艺的影响力。